

## 18 蒋介石反攻大陆终成梦



不说已知  
只说未知

事实上,包括张群与俞大维等“国府”重要官员在和美方接触时都表示,不必把蒋介石在反攻大陆上的发言看得太认真,但面对蒋介石的强硬态度,美国已无意与蒋介石纠缠下去。

1963年,肯尼迪召回与蒋介石势同水火的柯克,改由莱特赴台接任<sup>①</sup>,并告知蒋介石,美国无意陷入一场没有成功希望的战争,因此对大陆进攻的一切后果应由国民党自己负责。他甚至派第七舰队制止国民党蓄势待发的军舰,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受阻。

之后蒋经国直接赴美游说,提出国民党停止反攻计划18个月,以换取美方的支持,但未能改变美方的态度,甚至美国还秘密监控国民党的部队动向,美国担心蒋介石不受节制自行出兵。蒋介石也曾通过蒋经国访美,希望美方同意由台出兵,主动渗透,寻机摧毁大陆的核设施,但最后也未获正面回应<sup>②</sup>。

大陆原子弹试爆成功后,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彻底变化,蒋介石遭到严重打击。据说,蒋介石当时在对军中干部演讲中直言:“美国与中共妥协,阻我反攻大陆,我们只有战才有生路,不战只有死路一条。与其在共产党原子弹的轰炸下而死,不如战死;与其死在台湾,不如死在大陆;与其被美国人出卖而死,不如战死在战场。”

蒋介石打破“不光复大陆不出国”的承诺,史无前例地主动表示愿意出访美国,参加1965年约翰逊总统的就职典礼,同时面见约翰逊,以争取美方支持他军事反攻大陆的行动,但被美国拒绝。

倒是美国在这段时间里,多次派出国务卿鲁斯克等人来台,反复试探蒋介石对反攻大陆与大陆发射原子弹的态度。蒋介石在会面时虽然依

旧争取美方的支持,但他对大陆进行核攻击的提议相当反感,并向美国明确表示“永远不应设想以核武器对付中国”,并强调此举对争取民心毫无帮助。

蒋介石也向鲁斯克提议,要赢得“越战”,必须切断自中国大陆至北越之交通线。因此蒋经国于1965年再度访美时,向约翰逊提出“国府”出动精锐快速反应部队,进攻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五个省,减小中共对东南亚的影响力,配合美国开展越战,打破大陆势力突破中南半岛的构想,但约翰逊认为相关情报不准确而拒绝。

1965年8月,蒋介石跳过“驻台使节”,直接邀请与蒋经国私谊良好的美国中情局副局长克莱恩来台,商讨反攻大陆事宜。在约翰逊表示可代为传话的前提下,克莱恩与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在草山行馆会面,蒋介石再度提出借越战紧张之际,从广东或福建实施反攻大陆的计划。蒋介石也强调,中共试爆原子弹影响太大,如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要防卫台湾来不及,因此反攻大陆迫在眉睫。

不过克莱恩虽然同意传话,但没有任何正面的回应。不料草山行馆密会后几天,在广东、福建交界海岸,两艘接送特种作战队员到汕头外海东山岛实施侦察与袭扰的台湾军舰,出高雄外海后即被解放军雷达发现,于8月6日遭到解放军炮艇的伏击,台湾两艘主力战舰被击沉,这就是知名的“八六海战”。

“八六海战”发生后,台湾当局极力封锁消息,但其自主反攻大陆计划完全暴露,同时,海战的彻底失败也终于让国民党认清了形势,加上蒋介石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国民党被迫取消了反攻大陆的计划,整体战略改为美方劝说的“待机反攻”。蒋介石反攻大陆终成一个虚幻的梦想。

### 【注释】

<sup>①</sup>相较柯克的强硬,前任“大使”庄莱德因为曾任美国驻重庆使馆秘书,与蒋介石等人较熟悉,也比较能体谅同情蒋介石的做法。之后继任的莱特也表现出较友好的态度,因此美国国务院在莱特到台就任前还提醒莱特要小心,不要被蒋介石等人“俘虏”了。

<sup>②</sup>据美国U2高空侦察机拍回的画面显示,中共研发原子弹成功只是时间问题,在克莱恩的协助下,蒋经国访美时曾向肯尼迪提出,由“国府”发动约300名特战人员,空降到包头等关键军事及工业要地,寻机摧毁大陆核设施,协助美方削弱中共军事力量的构想。双方后来曾展开协商与接触,蒋介石也曾在正式文告中提及摧毁中共核设施的必要性。但因肯尼迪遇刺,谨慎的约翰逊续任,这项大胆的秘密行动计划才被终止。

(摘自《蒋介石后传: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师永刚 方旭 著)

## 30 我们一起下厨房



虐心的爱  
残缺的美

我们回到公寓,沥川杀鱼,我炖汤。沥川切菜,我炒菜。我一直以为沥川是公子哥儿,想不到他做这些活儿又快又好。沥川说,虽然他们家不缺钱,但他和他哥哥上大学都是自己打工挣生活费,很少向家里要钱。

“当然,我爸爸付了我们学习最多的那部分钱——学费。”

我看见他在剥洋葱就说:“菜已经很多了,别切了。”

“你给我做好喝的汤,我也给你做一种好喝的汤。”他去洗蛤蜊,“蛤蜊汤你喝过吗?”

我说:“没有。”

“这汤我从小就爱喝,菜谱还是我外婆传给我的呢。”

“那你教我,好不好?”我挤到他身边,仔细看洗蛤蜊。

“不教。这是秘方。专门讨好心上人用的。”他将锅加热,放入牛油,将一小碗洋葱粒倒进去翻炒。之后他又放入鸡汤、全脂奶、土豆粒、蛤蜊,然后慢慢熬。

炖好了鱼,我炒了两个小菜,将卤菜分成四碟,我喝他做的蛤蜊汤,他喝我做的鲈鱼汤……

那天晚上,我偎依在沥川的怀里,他用法语给我读《追忆似水年华》,还没读过一页,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沥川开车送我去学校,我们在校门口吻别。

我的外语口语和听力本是强项,自我感觉考得不错。

中午我考试回来,想去打开水,发现开水瓶已经满了。

“是修哥哥替你打的。”安安说。

“修哥哥在哪里?我要谢他。”

“刚下楼,你没碰到?”

我追下去,向修岳道谢。他说,不客气。

“你看了我给你买的书吗?”

“还没呢。最近准备考试,太紧张。对了,为什么那本书名要叫《月亮和六便士》?”

“人人都想要天上的月亮,就是看不见自己脚边的一枚六便士的硬币。”

我惶恐,觉得他话中有话。然后我想,沥川只有常人3/4的身体,走路需要拐杖,他绝对不是月亮。而修岳长得不错,外语过了八级,位列研究生保送名单,得过所有的奖学金,是校长的得意弟子。修岳绝对不是六便士,但我要沥川,不要修岳。

我对修岳说:“谢谢你总是替我提水。以后请你不要再替我提水了。”

他看了我一眼说:“反正我每天都要提水,替你提两瓶并不麻烦。”

“请不要再替我提水了。”说这话时,我的脸色是冰冷的,口气是僵硬的。我不喜欢他,就不能给他任何希望。

回到寝室,手机响了,是沥川。

“考得怎么样?”

“感觉挺好的。”

“你明天干什么?”

“考试。然后买车票,回家过年。”

“那就是说等我回来就见不到你啦?”他急了。

“我有半年没见我爸爸和我弟弟了。”

“你光想他们啊,那我呢?”他说,“我到昆明找你去。”

“哥哥,我的家不在昆明,在一座大山背后的小县城里。”我说,“过完年我回学校再去找你。”

“过完年?那不是又一个半月过去了?”他沮丧地说。

“王沥川,”我连名带姓地叫他,恶狠狠地说,“现在你知道一个半月有多长了吧。”

我收线,看见萧蕊从帐子里探出头来:“哎呀,一直以为你失恋呢,原来是在热恋。”

“闭嘴啦。”我爬上去拧她。

“哇,王哥哥挺大方的,给你买这么好的大衣。”萧蕊说。

那件纯黑的羊绒大衣还是为了去看画展而买的。其他的衣服,我不好意思穿回来,就放在沥川的公寓里了。

“是很好的牌子吗?”我问。

“这是意大利的名牌。怎么也得几千块一件吧。”萧蕊老练地说。

“不会不会。”我摇头。

“这种店通常不会把价格放在衣服外面,而是放在荷包里。”她说。

我掏出了荷包,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卡片,拿出来一看吓了一跳,价格是8800元。

“你真是碰上钻石王老五了。”萧蕊说着用手摸我的脸,“嗨,求你一件事儿,下回把他的朋友介绍一个给我。或者他们家开派对,你带我去。”

“干脆我把沥川介绍给你好了。”我阴阴地笑。

“真的吗?”

“休想。”

(摘自《沥川往事》施定柔 著)